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卷八 女朋友們

雖是在法國以外有了聲望，兩位朋友底境況並不立即有所改善。每隔多少時候總有些艱窘的日子，使他們不得不束緊腰帶，有錢的時候，他們便拚命喫一個飽，作爲飢餓底補償。但日子長了，這成爲一種令人消瘦的攝生法。

此刻他們又逢着窮困的時期。克利斯朵夫費了半夜功夫替哀區脫做完乏味的改譜工作；直到黎明時他纔上牀沉沉睡去，追回那損失的時間。奧里維清早出門了：他要到巴黎城底那一端去授課。八左右，送信上樓的門房來按鈴。平常他是不堅持的，按道不應的時節就把信塞在門下。這早上他却續敲門。克利斯朵夫睡眼惺忪地咕嚕着去開門，可全沒聽見門房微笑着，嘮叨着，和他講起報上的篇文章，他連瞧也不瞧一眼，接了信，把門一推，不曾關上就輪下酣然入睡了。

一小時之後，他又被室內的腳聲驚醒了；當他瞧見牀前有一張陌生面孔對他莊重地行禮時，不大爲詫異。這是一個新聞記者，看見大門開着，便老實不客氣地走了進來，克利斯朵夫憤憤地從牀跳起，嚷道：

——您來幹什麼？

他抓起枕頭往客人身上擲去，教來人做了一個後退的姿勢。他說明來意，說是民族報底記者，爲了大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特來訪問克拉夫脫先生。

——什麼文章？

——他沒有讀到麼？這記者便自告奮勇地把那篇文字底內容告訴他。

克利斯朶夫重新躺下，如果他不是被睡魔弄得迷迷糊糊的話，他早就把來人趕出門外了；但他覺得讓來人說話究竟沒有把他驅逐來得費力。他便鑽入被窩，闔上眼睛，假做睡覺。他很可能弄假成真地睡去。可是來人執拗非常，高聲唸着文章底開端。在最初幾行上，克利斯朶夫就耳朵直豎起來。人家把克拉夫脫先生說做當代第一個音樂天才。克利斯朶夫忘記了自己的裝睡，驚怪地咒了一句，在牀上坐起，說道：

——他們瘋了。他們着了什麼魔？

記者趁此停住了朗誦，向克利斯朶夫提出一大串問句，克利斯朶夫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檢起那篇文章，望着印在第一張上的他的肖像發默；但他沒有時間一讀文字底內容：因為第二個記者又進到房裏來了。這一回，克利斯朶夫真的生氣了。他強迫他們離開座位；但他們在未曾把室內的佈置、牆上的照片、藝術家底面貌迅速地記載下來時絕不肯照辦的，克利斯朶夫又好笑又好氣，推着他們的肩膀，衣服也不穿好，把他們一直送到門外趕緊下了門。

然而這一天是註定他不得安靜的。他梳洗尚未完畢，又有人敲門了，而且用着只有幾個最親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克利斯朶夫開出門來，却發見是第三個陌生人，他決意客客氣氣地表示謝絕，來人可即刻分辯說他就是今天報上那篇文字底作者。對一個把你當作天才的人，有什麼方法拒絕呢？克利斯朶夫懊喪之下，也只能領受他的崇拜底熱誠。他詫異這種權威怎會度雲端裏忽然落在他頭上，思量自己有沒有在隔天給人家演奏了甚麼連自己也不曾覺察的傑作。他沒有時間追究這些。這位記者是來拉他出去的（不問他願不願），想一邊談着一邊引他到報館裏去，大名鼎鼎的阿賽納·伽瑪希等

在那裏要見他：汽車已經停在下面。克利斯朵夫試着推辭；但對於友善的爭執他是天真的，易感的，不由自主的，終於聽讓人家擺佈了。

十分鐘後，他就被介紹給所有的人對之都要顫慄的無冕之王。一個身強力壯的男子，五十上下的年紀，矮小肥胖，又圓又大的頭顱，灰色的頭髮，梳得筆直地往上豎着，紅紅的臉，專斷的言語，沉重而浮誇的音調，嗓子很響。他在巴黎扯着他的入種平等論做幌子。長於經商，善於用人，自私自利，天真而又狡猾，熱情的，自負的，他聲言他的事業是和法國底、甚至和全人類底一致的。他的利益，他的報紙底發達，和公衆的福利是一類裏的休戚相關的。他一口咬定誰損害他就是損害法蘭西；且爲打倒一個個人的敵手起見，他不惜推翻政府。此外，他亦不乏寬宏的度量。像有些人在酒醉飯飽之後一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愛照着上帝吾父底方式，不時捧幾個可憐的窮人出來，以表現他權勢之偉大，平白可以造出一個光榮的人物，幾個部長之流的巨人，如果他願意，也可造成君王，廢黜君王。他的權能是無限的。祇要他高興，他也能創造些天才出來。

這一天，他來「製造」克利斯朵夫了。

這件事情底始作俑者，實在是無心的奧里維。

不爲自己作任何鑽營而痛恨宣傳而避新聞記者如避疫癘一般的奧里維，等到爲他的朋友時，却以爲是另一件事了。他彷彿那些溫柔的媽媽，老實的小布爾喬亞，賢慧的妻子，爲了她們無賴的兒子不惜把自己的身體來出賣。

奧里維在雜誌上寫文的時候，和許多批評家與業餘愛好者接觸的時候，從不放過一個可以提到克

利斯朶夫的機會；而從若干時以來，他奇怪地發現居然有人聽他的話。他在周圍覺察到有一個好奇的運動，一種神秘的傳說，在文學集團與上流社會中傳佈。這種運動底來源在哪裏呢？是報上登載了克利斯朶夫底作品，最近在英德諸國演奏的消息所引起的回聲麼？其中似乎並沒一個確切的原因，不過有一般偵探般的人，嗅着巴黎底空氣，比着聖·雅各塔底氣象臺更能知道在醞釀中的風向，更能夠知道這陣風將在明天吹什麼東西來：這原是巴黎許多著名的現象之一。在此煩躁的大城中，有着冷熱無定的電流，有着光榮底無形的波浪，一個名人後面蟄伏着另一個名人，沙龍裏流行着一些渺茫的傳說，到了時期，就會在一篇廣告式的文字裏宣佈出來，粗聲大氣的喇叭把新偶像底名字吹進最麻木的耳鼓。同時，這陣喧鬧聲把它所頌揚的人底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倒驚走了。然而這種情形還當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負責。

因此，奧里維在大日報那篇文字中也有份兒，他曾利用人家對克利斯朶夫的關切，有意用巧妙的情報把大眾關切的情緒刺激起來。他不使克利斯朶夫和新聞記者直接接觸，恐怕鬧什麼笑柄。但依着大日報底請求，他曾狡獪地使克利斯朶夫和一個記者在某咖啡店裏不露聲色地見了一次面。所有這種預防的措施，更引起了人家底好奇心，覺得克利斯朶夫格外有意思。奧里維和新聞界從沒有過交涉，想不到他開動了一架可怕的機器，一朝撥動之後再也無法駕馭或節制。

當他在上課去的路上讀到大日報底文時，他嚇呆了。他料不到有這一下。他想報紙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彙集起來，對於他們所要講起的人認識更清楚時，方纔動手寫文。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真了。倘使一份報紙肯費心發現一個新人物，當然是爲了報紙本身，爲了和它的同行爭取發見新人物的榮譽之故。所以它得趕緊，全不管對這新人物是否瞭解。被捧的人也不會有抱怨別人誤解他的事情：當有

人稱揚他的時候，他總是被人相當瞭解的了。

大日報先對克利斯朵夫底苦況零零碎碎敘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寫成一個德國專制政府底被害者，一個自由底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國，躲到自由靈魂底托庇所——法蘭西——來，——（這是愛國狂底美妙的辭藻！）——然後又對他的天才肉麻地頌揚一番，這天才原是作者完全不懂的，所恭維的不過是克利斯朵夫在德國早期所作的幾支平板的曲調，爲克利斯朵夫引以爲羞而要毀去的東西。但這篇文字底作者雖不懂克利斯朵夫底作品，却自以爲懂得克利斯朵夫底用意，——他所假借給克利斯朵夫的用意。從克利斯朵夫或奧里維嘴裏，甚至從自以爲很詳盡的古耶嘴裏，東零西碎聽來的幾句說話，爲他已足夠造成一個約翰·克利斯朵夫底形象，這是『共和的天才——德謨克拉西的大音樂家。』他乘機毀謗當代的法國音樂家，尤其是最獨特最自由最不關心德謨克拉西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個作曲家除外，因爲他們在選區裏似乎享有最佳的聲譽。可惜他們的音樂遠不及他們的政治活動得來得重要。在巴黎，當你讀到一篇恭維某人的文字時，最聰明的是要先問：

——他們在說誰的壞話？

奧里維讀着報紙，羞得臉紅起來，他想到：

——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地上完了課，立刻跑回家來。當他得悉克利斯朵夫已經和新聞記者出外時。他真是何等的驚駭與難過！他等他回來用午餐。克利斯朵夫却不回來。奧里維不安的心緒，一小時一小時地加增起來，他想：

——他們將逗他說出多少蠢話！

到三點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興興地回來了，他和阿賽納·伽瑪希一同用了午餐，腦袋被香檳酒灌得有些糊裏糊塗。他全然不懂奧里維底憂慮，不懂他為何煩躁地追問他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

——我做過什麼，一頓豐盛的午餐。有好久我不曾如此大嚼了。

他把菜單背給奧里維聽。

——還有酒……各種顏色的我都灌下了。

奧里維打斷他的話頭。問他同席的是些什麼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瑪希，一個又矮又胖的傢伙，像黃金一樣爽快；有格勞杜米，那篇文章底作者，一個可愛的青年；還有三四個我不認識的記者，很快活的，待我很好很可愛，是一班最好的好人。

奧里維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覺得他這種淡漠的神氣有些奇怪。

——難道你沒有讀到那篇文字麼？

——讀到了，正是。而你，你難道不會仔細閱讀麼？

——是的……就是說，我瞥了一眼。我沒有時間。

——那麼，唸一唸罷。

克利斯朵夫唸了頭上幾行就笑開了。

——啊！混帳！他說。

他笑彎了腰。

——罷！他接着說，所有的批評家都是一樣。他們甚麼都不懂。

但他唸到後來，却氣惱了：這太胡鬧了，人家竟把他弄成可笑。把他造成「一個共和的音樂家」已經毫無意義……但且不管這種笑話！……人家却還要把他的「共和的」藝術作為抨擊前輩大師底「教堂藝術」的武器，——（而他是以此些偉人底心靈作為精神養料的人，）——這可過分了……

——惡棍！他們竟教人們把我當作白癡！……

而且，有何理由在提到他的時候罵倒一些有才能的法國音樂家呢？這些音樂家還是他多少愛着的。——（雖然愛的程度很少，）——他們都懂得他們的技藝，為技藝增光。而最可惡的，是說他對他的祖國懷有那些惡劣的情操！……不，這究竟不能忍受……

——我要寫信給他們，克利斯朵夫說。

奧里維勸阻他道：

——不，不要在此刻寫！你太興奮了。明天，等你頭腦冷靜的時候……

克利斯朵夫固執着。當他有什麼話要說時，他是不能等待的。他只應允把他的信先給奧里維看過。而這並非無益的。信稿經過嚴密的修正，把要點集中在更正他對於祖國的意見這一層上，之後，克利斯朵夫拿着這信連奔帶跑地送到郵局。

——這樣，克利斯朵夫回來時說，壞處只剩一半了：我的信明天會登出來。

奧里維用着懷疑的神氣搖搖頭。隨後，還是擔心地直望着克利斯朵夫底眼睛，問道：

——克利斯朵夫，你在午餐時沒有說出什麼唐突的話麼？

——沒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說。

——真的？

——當然真的，膽怯鬼。

奧里維稍稍寬慰了些。克利斯朵夫可並不。他想起自己曾經胡言亂語過來。但他立刻寬心了；他沒有想到提防別人：他覺得他們多親熱，待他多慇懃！他們的確如此。人們對於受自己恩惠的人總是慇懃的。克利斯朵夫又表示那麼坦白的歡悅，把別人也感染了。他的親切的爽直的態度，快活的俏皮話，宏大的胃納，無比的雅量，灌了多少酒而不會醉。這一切都使阿賽納·伽瑪希不討厭，因為他也是一個飯桌上的好漢，結實，獷野，血氣旺盛，最瞧不起身體荏弱，既不敢喫，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飯桌上判斷人的。所以他賞識了克利斯朵夫。他當場向克利斯朵夫提議把他的伽爾多阿編成歌劇在歌劇院上演。——（對於這些法國布爾喬亞，藝術底頂點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獄「斐里奧士名作」或九闕交響樂「指貝多芬底全部交響樂」搬上舞臺。）——克利斯朵夫被這古怪的主意引得哈哈大笑，費了好大力量纔把他阻止，不使他立刻打電話給歌劇院管理處或美術部去傳達他的命令：——（照伽瑪希來說，這些人似乎都是爲他服務的。）——這個提議使克利斯朵夫記起他從前的交響詩大衛受到何等古怪的改裝的故事，便把眾議員羅孫爲要捧他的情婦出場而主辦的那次表現之事隨口敘述了一遍。原與羅孫不和的伽瑪希，聽了很高興；克利斯朵夫被多量的酒和聽眾底熱情刺激得衝動起來，又講了許多別的秘密使在場的人一字不遺的聽在耳裏，一離飯桌就忘記得乾乾淨淨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個。此刻經奧里維一問，這些故事便回到他思想中來。他覺得沿着背脊打了一個小小的寒慄。因爲他毫無幻想；他的經驗儘够使他明白所發生的事情；如今他的酒意已經過去，他對於這種情景看得格外清楚，好似已經發生一般：他的冒昧的敘述經過人家一番點綴之後，被人刊登在專事攻訐的報紙上

；他的藝術方面的俏皮話一變而爲攻擊他人的武器。至於他更正的信會有什麼後果，他和奧里維知道得一樣清楚：去答覆一個新聞記者是浪費筆墨；新聞記者永遠有說最後一句的權利。

一切都照着克利斯朵夫所預料的情形發生，絲毫沒有錯。冒昧的談話發表了，更正的信却不曾刊出。伽瑪希只着人通知他說，他認爲這是他氣度寬宏的表現，這種顧慮顯出他有君子之風；但伽瑪希嫉妬地把他這些顧慮保守秘密，而硬派作克利斯朵夫底意見却繼續傳播開去，引起尖刻的批評，先在巴黎的報上，繼而在德國的報上，大家覺得一個德國藝術家竟對祖國發表如是不敬的言論是激動公憤的事情。

克利斯朵夫自以爲很乖巧，他利用別一家報報底記者來訪問時，聲明對於德國政府是愛護的，他說在那邊至少也和在法蘭西共和國一樣自由。——不料這是一家保守派的日報，便立刻把反對共和的言論加在他頭上。

——越來越妙了！克利斯朵夫說。啊！這個，音樂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我們此地的習慣，奧里維說。瞧那些爬在貝多芬背上的爭戰罷。有的說他是革命黨，有的說他是教會派，有的說他是平民派，有的說他是保王黨。

——嘿，貝多芬真會把他們一齊踢出去呢！

——那麼，你照樣做去就是。

克利斯朵夫心裏很想這樣做，但他和那些待他親熱的人太顧情分。奧里維總不放心讓他獨自在家，因爲老是有人來訪問他；而克利斯朵夫白白地應允小心行事：總禁不住盡情吐露。凡是他腦子裏想到的都會說出口來。有些女記者自稱爲他的朋友，逗他說出他愛底經驗。有些利用他來毀謗某一個人

。奧里維回家時，常發覺克利斯朵夫狼狽不堪。

——又是什麼蠢事麼？他問。

——老是這一套囉，克利斯朵夫沮喪地回答。

——那麼你是不知悔改的！

——我應該關起門來……但這一次，我發誓，是最後一次了。

——是啊，是啊，到下次說來是上一次……

——不，這一次，的確是完了。

明天，克利斯朵夫得意揚揚地告訴奧里維道：

——又來了一個。被我趕走了。

——不要過分，奧里維說。對付他們是得謹慎小心的。「這畜生是很凶惡的……」當你自衛時，

他就會攻擊你……他們要報復是挺容易的事，他們會從一句極無意義的說話尋找把柄。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着額角：

——啊，天哪！

——又有什麼事情了？

——我在關門的時候對他說……

——說甚麼？

——說了一句關於皇帝的話。

——皇帝的？

——是啊，要不是關於皇帝的，總是皇族的……

——該死的傢伙！你明天會在報紙第一張看到。

克利斯朵夫顫抖着。但他明天所見到的，却是那記者腳都不曾踏進來的他的寓所底描寫，和根本不會有的一段談話。

那些消息一邊傳播開去一邊改頭換面。外國底報紙又加上許多誤會。法國報上敘述克利斯朵夫在窮困的境況中替人把樂譜改成六弦琴譜，一家英國的日報却說他在院子裏彈奏六弦琴。

他讀到的並非全是恭維的說話。真是差得遠呢！祇要克利斯朵夫受了大日報底捧場，便立刻受到別的報底攻擊。他們的尊嚴決不容許一個同行能發現一個他們所不知道的天才。所以他們都公開加以訕笑。古耶因為人家把他掌握中的東西搶了去而很着惱，寫了一篇說是糾正一切的文字。他親狎地講起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他到巴黎以後的最初幾步還是由他領導的：——他說這是一個很有天才的音樂家，毫無疑問；但——（他可以如此說，既然他們是朋友，）學養不足，缺少獨特的性格，過分的驕傲，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這驕傲實在是害了他，因為他此時正需要一個機警的、博學的、明辨的、好意而嚴正的指導者：——（這便是古耶底自畫像。）一般音樂家則勉強裝做嬉笑的樣子。他們表示瞧不起一個獲得報紙支持的藝術家；做出討厭諂媚的模樣，拒絕人家並不給予他們的禮物。有些中傷克利斯朵夫；有些對他假裝憐憫。又有一批則轉而懷恨奧里維——（這是他的同行。）——他們恨他的強硬，恨他的不和他們親近，——其實他這種態度倒是由於愛好孤獨而非由於憎惡他們。某幾個人幾乎說他在大日報那些文字裏有好處到手。又有幾個替克利斯朵夫抱不平；責備奧里維不該把一個嬌弱的、幻想的、力不足以應付人生的藝術家，——克利斯朵夫！——擲到嘈雜的節場

上去，使他迷路。那是，據他們說，會破壞這個人底前途的，他雖沒有天才，還可因用功而獲得較好的命運，現在却被人用着巧言令色迷住了。這真教人可憐啊！難道人們不能讓他默處一隅耐心工作麼？

奧里維徒然回答他們說：

——爲工作，先得有東西喫。誰給他麵包呢？

但這是難不倒他們的。他們很可用着清明無比的心地回答說：

——這是一點小枝節。應當受苦啊。

自然囉，宣傳這等禁欲理論的是上流社會的人。例如有一個人求某個百萬富翁援助一個窮藝術家時，富翁回答說：

——可是，先生，莫扎爾德是窮困以死的啊！

要是奧里維告訴他們說，莫扎爾德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決不肯餓死時，他們會覺得奧里維趣味惡劣。

克利斯朵夫被這些長舌婦胡說八道弄得厭倦透了。他懷疑這是否將永無窮盡。但半個月之後，一切都靜下來。報紙不再提到他了。只是他的聲名已經大著。人家提到他的名字時，都不說：

——大衛或伽爾剛多阿底作者？

而是說

——啊，是的，那個大日報上的人物！……

這是他的聲名。

奧里維也發覺這一點，因為他看見克利斯朵夫收到大宗的信，而他自己也間接地收到不少：什麼脚本作者底請求，音樂會主催者建議，由初期的仇敵變成的新近的朋友底聲辯，婦女底請求。人家爲了報紙底測驗，也提到許多問題徵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國人口減少問題，理想派藝術問題，女人胸衣的問題，裸體搬上舞台問題——，還問他信不信德國是在頹唐的路上，信不信音樂已經絕滅，等等。他們倆對之一齊笑起來。但儘管對着這些事情抱着滿不在乎的態度，克利斯朵夫這粗豪的漢子，不也接受那些宴會底邀請了麼？奧里維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他說。

——不錯，是我，克利斯朵夫咕嚕着說。你以爲只有你會看夫人太太麼？輪到我了，我的孩子！我要來作樂！

——你要作樂？我可憐的朋友！

實際是克利斯朵夫在家關得太久，忽然強烈地感到出門底需要。而且他感到一種天真的歡悅，想呼吸一下新的光榮底氣息。在這些夜會裏，他還是照舊的煩惱不堪，覺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但他回家來狡猾地對奧里維說相反的話。他去過的人家，不再去第二次；他會尋出可笑的藉口，用着駭人的滿不在乎的態度迴避他們再度的邀請，使奧里維從旁看了也不免氣憤。克利斯朵夫却哈哈大笑。他到沙龍裏去並非爲培植自己的聲名，而爲增添他生命底養料，看一批新人底目光、舉止、語聲，一切的形狀、聲音、顏色，因爲一個藝術家每隔多少時候就得更換一次他的調色板。一個音樂家底養料，決不能以音樂爲限。一句說話底抑揚頓挫，一個動作底疾徐進退，一個笑容底和諧優美，都可比一個同

行底交響樂給你更多的音樂感應。但在沙龍裏的這些面貌與心靈底音樂，和音樂家底音樂同樣枯燥，同樣單調各有各的固定姿態。一個美貌少婦底微笑，在她刻意研究的嫵媚上，和一支巴黎的曲調同樣是印板式的。男人比女人還要無聊。受着社會風氣衰退底影響，強烈的精力變成泡沫，獨特的性格用駭人的速度衰退，消失。克利斯朵夫在他遇到的藝術家中有這麼多的死者，不禁爲之吃驚：某青年音樂家，充滿着元氣與天才，被成功吞沒了；他只想呼吸人家用來毒害他的恭維，只想享樂與睡覺。二十年後他將變成什麼樣子，只要看那坐在沙龍一隅的年老的大師便可知道：有錢，有名，所有的學士會都請他做會員，登峯造極，似乎再沒有什麼東西要害怕敷衍，却對所有的人低首，對輿論、政府、報紙、懷着恐懼，不敢說出他的思想，且也不復思想，不復存在，只像一頭滿載着自己遺骸的驢子般在人前展覽。

在從前曾經偉大或可能偉大的這些藝術家和思想之士後面，我們可以斷定有一個女人在蠶食她們。她們都是危險的，不管是蠱或不蠱，愛他們或不愛他們；最好的女子其實是最可怕的：因爲用她們短視的熱情更容易消滅藝術家，她們一心要馴服天下，琢磨天下，把它刪除、剪削，加香料，直要這天才能和她們的感覺、虛榮、平凡相適應，並和她們所來往的人物底平凡相稱纔肯罷休。

克利斯朵夫雖不會在這社會裏逗留，但他所見的已儘够使他感到危險。想把他來點綴沙龍，以供驅使的女人，已不止一個；克利斯朵夫，也曾咬過一半的餌，受過誘人的媚笑勾引。要沒有他堅強的明辨的意識，和周圍那些可怕的榜樣，是決計逃不過的。但他並不想替那班看守獸子的美婦人擴充她們的羊羣。要不是她們緊緊追隨他，他倒不會覺察而危險更大。如今大家一致相信他們中間有着一個天才的時候，他們照例要設法使他窒息了。這班人唯一的念頭是：看見一朵花時把它摘下插在瓶裏，

——看到一頭烏時把它關在籠裏，看見一個自由人時把他變成奴隸。克利斯朵夫迷惑了一會兒，立刻振作起來，把他們一古腦兒丟開了。

命運是作弄人的。它會讓一班不知顧慮的人漏網，但決不放過那些提防的、謹慎的、機警的人。投入巴黎底羅網的倒並非克利斯朵夫而是奧里維。

他的朋友底成功使他沾到好處：克利斯朵夫聲名光彩也射到他身上。他此刻被人認識了，不是爲了他六年來所寫的文章，而是爲了他發現克利斯朵夫。所以寄給克利斯朵夫的請柬中也有他的份；他陪着他去，抱着暗中監督的意思。但無疑他是太專心於這件任務了，以致對自己倒無暇提防。愛神從旁經過，把他帶走了。

這是一個頭髮金黃的少女，瘦削而頗有丰韻的，細膩鬈髮，像波浪般圍繞着她狹窄而清明的額角，細膩的眉毛覆在微嫌沉重的眼皮之上，碧藍的眼睛，玲瓏的鼻子，翕動不已的鼻孔，微微凹陷的太陽穴，表示任性的下巴，一張機智而肉感的嘴，兩角的線條往上斜着嫵媚的微笑顯得她是一頭純潔的小野獸。她的頸頸生得又長又細，身材狹小而很苗條，年輕的臉上有些快活而多所愁慮的氣息，籠罩着初春底惱人的謎。——她名叫雅葛麗納·朗依哀。

她年紀不到二十。家庭是信舊教的，富有的，優秀的，思想自由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的工程師，賦有發明底天才，做事十分能幹，胸襟寬廣，能接受新思想，靠了他的工作，靠了他政界方面的交際，靠他的婚事，掙了一筆財產。他和金融界裏一個十足巴黎化的美貌女子，結了愛情的和金錢的婚姻——（對這班人，這是唯一真正愛情婚姻。）金錢留下了。愛情飛去了。但還留下多少殘餘的光輝：

因爲雙方底愛情都曾熱烈過來；可是他們並不以過分的忠實自命。各幹各的事，各尋各的快樂；相聚時也很投機，像兩個好夥伴一樣過着無思無慮的謹慎小心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在他們中間是一個聯絡，同時亦是他們暗中爭奪的對象；因爲他們嫉妒地愛她。各人在她身上看出自己的面目，具備自己的缺陷，那是各人所癖愛而被兒童底嫵媚之姿理想化了；各人都狡猾地想把她從對方手中搶過來。孩子也感覺這種情形，因爲這些小生物全有一種狡猾的慳直的念頭，最易認爲整個宇宙都趨向她們，所以竭力利用這種機會。她刺激父母，使他們在對於她的愛情上互相競爭。任何使性的行爲，她都可以斷定被一個所贊許，倘使另一個表示反對的話；而另一個因眼見自己被疏遠而氣惱，會更進一步地答應比第一個答應的更多的條件。她受着過分的溺愛；幸虧她天性中毫無壞的傾向，——除了自私一項，那是一切兒童共有的，但在一般太疼愛太富有的孩子身上，因爲缺少阻礙之故會蒙着多少病態的形式。

朗依哀先生、朗依哀夫人雖然疼愛她到極點，却不肯爲她犧牲一些他們個人的安樂。白天大部分時間，他們讓孩子一個人孤獨着。所以她並不缺少幻想底時間。由於早熟，由於人們當她的面所說的不加檢點的話——（因爲人家並不爲她有所顧忌，）——她六歲時就對着洋娃娃講戀愛故事，其中的人物是丈夫，妻子，情人。不必說，她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的意味。等到有一天她窺見在言語後面有着情操底影子時，便不對洋娃娃說了：她保留着這些故事爲自己之用。她有一個無邪的淫逸的素質，在遠遠裏作響，彷彿一些無形的鐘，在地平線那一邊。有時，風中傳來幾陣聲音，不知從哪兒來的，只覺得一個人被它包裹了，臉紅了，又害怕又快活的喘不過氣來。完全莫名其妙。隨後它又消失，像來時一樣的縹緲。甚麼都聽不到了。僅僅有些喁喁之聲，有些隱約莫辨的同音，在蔚藍的天空飄散。